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明 繡谷肖川吳繼武校刊

奏議

請許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



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念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  
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  
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狗聲華  
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  
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  
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  
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  
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驚也昔

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冏以巧言令色  
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  
大官得自簡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  
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  
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  
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  
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  
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  
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  
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



之答云黃散以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  
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  
列位盡合簡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  
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  
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  
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  
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  
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祿之例著在格令至  
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  
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竊捨僉議而重已權

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  
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  
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  
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  
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  
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  
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  
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  
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  
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



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  
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  
效須加獎任者并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  
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  
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  
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  
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  
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  
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  
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服  
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  
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  
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  
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  
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  
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  
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  
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  
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  
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  
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行不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  
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  
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



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

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



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  
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  
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  
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  
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  
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  
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  
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  
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

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  
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  
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  
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  
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  
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  
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  
駁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  
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  
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



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  
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  
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  
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  
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  
簡寮屬所簡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  
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  
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  
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  
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

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  
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  
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  
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  
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  
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  
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  
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  
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  
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



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

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與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揀覈



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

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之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



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諭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司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亾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勿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怒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黽勉在官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自日以來更番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臣等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已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亾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湏速降德音深示憂憫



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寃濫應家有溺  
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  
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  
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  
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  
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  
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  
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  
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  
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  
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  
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  
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  
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  
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  
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  
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  
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  
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  
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  
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  
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  
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  
饑乞糴于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  
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  
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號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  
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公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  
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  
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  
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  
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  
爽德政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  
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  
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  
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  
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  
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凶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



其自取覆亾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闕遂令施  
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  
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  
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  
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  
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  
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  
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  
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  
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  
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樹



豐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又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懵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瀆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  
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  
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  
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  
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  
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  
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  
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  
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  
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

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  
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  
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  
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  
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  
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  
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  
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  
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  
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  
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  
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  
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  
粲等受網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  
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  
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  
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  
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

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慮不作教化以興晉  
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  
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  
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  
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  
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  
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  
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  
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夫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  
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



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違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畱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沒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

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各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恠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賈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



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



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  
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  
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  
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  
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  
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  
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  
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  
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  
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

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  
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  
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  
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  
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  
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  
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  
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  
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  
壑成災毫末旣差丘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



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

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



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

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贊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恥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鄰國斯乂。郡國旣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



主務於愛人助禮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謹奏

陸宣公集卷第十七終

唐陸宣公奏議卷第十八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旣



狗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污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翼並曾掌制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翼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





原件短缺

P3



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弼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辟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

### 論齊暎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暎齊抗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暎齊抗既是富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隣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



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汾邊州鎮儲蓄軍糧  
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夫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言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爲菑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



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  
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  
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  
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  
田歷代制禦四夷實一作常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  
智者責一作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  
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  
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  
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  
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

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閒  
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克其於  
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  
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  
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  
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  
頃者土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  
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遙足  
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  
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



稽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  
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  
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  
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  
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寧夏覆而靈武  
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  
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  
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  
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  
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利之所生

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  
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  
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  
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  
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  
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分邊列十萬之  
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  
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  
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  
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



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  
喻有進退如一之命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  
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  
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  
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讐護阡庶蕃畜牧闢田  
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  
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  
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  
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  
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

措置垂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  
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  
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茲  
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  
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  
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  
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  
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  
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  
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



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歛藏遇菑而艱食者則莫揆之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旣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

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旣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儉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畜歛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



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藘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盡如焚灼輒復效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雖

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斛錢運一斛米之言



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阜，祿食用

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廣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



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菑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畱貯河陰倉

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畱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畱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畱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



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

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荒、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



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并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糶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

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糶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糶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糶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其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五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畱充來年和糶所於江淮糶米及減運米腳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卽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蚤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糶過



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

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旣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歛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感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





原件短缺

卷19-卷22





原件短缺

P1



陸宣公奏議 卷十八  
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  
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  
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腳  
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  
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終

重梓宣公奏議跋

凡歷代名臣奏議傳之者夥矣大抵或隨時或  
就事要皆出於才智之運籌而未必根於學力  
之貫徹所以隨處散見與時俱泯焉耳惟我  
宣公當唐德宗乘輿播遷之際紆籌策於艱虞敷  
悃誠於否隔唐之社稷幾傾而復延者皆本於  
公之學問淵源動墨而橫鋪經濟弘詞敏達揮筆  
而傾否持危是以績奏當時典章傳萬世而不  
朽德垂後裔精神貫百代而流通先大夫莊簡  
公亦用之以敷歷



三朝區大計決大疑者屢矣是所謂家之箕裘  
國之著蔡者非耶方今

聖天子建極綏猷

諸明公同寅修輔而中外翕然熙洽矣然愚之開  
誠誠布公尤有望治無窮之心是用舊板校正重  
梓廣傳庶或有補于百官之承式而仰有裨于  
萬幾之鴻休也詎直揚先世之懿範為一家之燕翼

而已哉

峕

萬曆丙午孟春望日

宣公二十七世孫刑部員外郎恭忠謹跋

重刻陸宣公奏議跋

夫六籍而下文豈勝談哉顧在漢獨稱董賈豈以

天人三策皆本經術而治安數千言通達國體有

三代之遺意焉斯固敷對之嚆矢而忠盡之贊梵

也唐之盛時房杜姚宋赫然稱首其文詞迺不少

概見而陸敬輿氏乃今以奏議特聞豈施設者在

功業故其文不彰議論者在文章故其遇難合議

者必以成敗較之不然耳昔人謂唐書不可不讀

蓋事變莫多於唐士者學以應世亦取近世已行

之蹟參稽其成敗而斟酌其議論舉而措之可也

耶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二之四以會經運二歲甲子至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於五代其目傳所載與廢治亂得失和正之



迹以人事而驗天  
時者也

自七之十則以陰  
陽剛柔之數

律呂聲音之  
數以律呂聲音

之數窮動植  
飛走之數易所

謂萬物之數也

二則論  
世之所

以為書窮日月  
星辰飛走動植

之數以盡天地  
萬物之理述皇

帝王霸之事  
以明大中至正之

道陰陽之消長

古今之治亂較  
然可見矣

西山蔡氏曰皇

世之書百康  
為先

多其道一

本於伏羲卦圖  
若其宗要則

明道先生所謂  
加一倍法也

陸宣公奏議  
三  
六

然唐之多故莫難於奉天之時而倉卒應變議  
論周悉莫具於陸敬輿之奏議蘇子瞻進之宮筵  
以資講讀夫人主猶爾况韋布乎姚江葉公嘉惠  
來學謂邇來習論道者祖玄虛而經世者尚權術  
非莊老之玄幻即管商之刻覈卮言無當主文太  
峻二者無取焉欲其根本六藉若董之馴經濟時  
務若賈之達舍敬輿之奏議將何則焉噫嘻蘇子  
瞻文雄一代繼韓歐而接其芳躅姚江公傑然主  
盟蓋登壇而執牛耳者也顧二公所推轂者惟此  
則文章所重固自有在而二公之所為文亦可與

一見矣葉公方弘臯夔之謨以贊

廟略而獨用心及此蓋謂文章之於世道所繫非小  
行將挽衰薄為渾厚駸駸乎大雅矣幹旋之力豈  
不以人哉

萬曆九年辛巳冬十月知六安州事溫陵李懋檜撰

義  
文

日



邵子皇極經

世書

○觀物內篇

物之大者無

地然而

蓋也

八之大陰陽

蓋之矣地之

大剛象蓋之

矣陰陽蓋而

四時成焉剛

柔蓋而四維

成焉夫四時

四維者天地

重刻陸宣公奏議跋

六安佐吏郢西劉垓著

今譚經史之書者大都推陸宣公奏議云雇其梓  
 堙訛不可讀姚江葉公守廬陽文章經濟乎公久  
 矣乃訂正重梓之以詔來者而下吏垓亦幸役在  
 校讐夫公之大者葉公及諸君子識之矣余復何  
 贅余獨于公之心有感焉蓋其奏議奚下千萬餘  
 言總之以不負君與學為心卽是兩不負之真心  
 徒以奏議誇天下來世而不見之實用哉何竟爾  
 爾也嗟嗟天地正直之氣未嘗不種于忠臣義士



聖大之謂也。

凡言大者。無

得而過之也。

亦未始以大為

自得。故能成

其大。豈不謂

至偉至偉者

哉。天生於動

而天地之道

盡之矣。動之

始則陽生焉。

動之極則陰

生焉。一陰一陽

交而天之用盡

之矣。靜之始

則柔生焉。靜

之極則剛生

焉。一剛一柔交

而地之用盡之

矣。動之大者

謂之太陽。動

之小者謂

之少陰。太陽

為日。太陰為

月。少陽為星。

少陰為辰。日

月星辰交而

天之體盡之矣。

陰

陽

五

六

而又不欲盡洩其用故用而不用必使其光史册  
 垂奕世而因取藉于無窮此固天所以厚忠臣義  
 士而實非盛世所宜有也臯夔而土亡論已即唐  
 盛時前房杜後姚宋非無諫諍于當時要之言聽  
 功著而人見其功不聞其議何者其開創炳烈中  
 興翊運于君子學兩無負矣宣公當德宗播遷之  
 時始不得已而有疏道德示易聽于眾咻而不使  
 所學之究所用始不得已而有疏名夫不能齊名  
 四臣使天下復覩貞觀開元之盛而僅以奏議聞  
 豈宣公意哉故曰天也天之所以厚公者固自有

在而公則無樂乎其有此也其不知者謂公之疏  
 不能有加于四臣之功其知者謂公不難于四臣  
 之功而四臣則未必能為公之疏是皆未深知公  
 者公之心曰與而朝上一牘夕上一牘而空言之  
 無補也孰若為四臣者朝行令而民夕受其福夕  
 布令而民朝受其福也彼空言無補而于君子學  
 終有負也此非宣公意乎今

君聖相良一德同心在事諸臣豈無忠愷如公者幸  
 當諫行言聽故各以功顯不以諫名葉公明時之  
 臯夔而以功顯又何論四臣茲于公之奏議梓之



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剛為土。少柔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矣。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天之。水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矣。言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言變物。

若曰倘

主上顧問臣臣將執此以獻且臣不願有公之奏議願有公兩不負之真心臣玆敬聞命矣敢不奉以

周旋

萬曆九年十月吉





